



幸福 落地

杜怡臻 ◎ 著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幸福落地

杜怡臻 著

问人生到此凄凉否

事事无常别离多

——金缕曲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幸福落地 / 杜怡臻著. -- 成都: 成都时代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464-1924-4

I. ①幸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5233 号

幸福落地

XINGFU LUODI

杜怡臻 著

出品人 石碧川

责任编辑 李 佳

责任校对 李卫平

封面设计 唐 雪

书名题字 陈滞冬

封面画作 陈滞冬

装帧设计 邹其兰

责任印制 干燕飞
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
电 话 (028) 86742352 (编辑部)
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
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45mm×210mm

印 张 10.5

字 数 250 千
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1924-4

定 价 49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: (028) 86930838

幸福落地

不是每一场暴风雨后，都会遇见彩虹。

“到底是谁的野种？”张仁抡起拳头，面目狰狞地逼问她。“我，我也不晓得……”呜呜呜，桑蕊神色惶恐，不敢不说，又不能乱说，她泣不成声地蜷缩着身躯，肩膀抽搐，黑发凌乱，头埋进膝盖，瑟瑟发抖。有苦难言啊，连她都搞不清楚女儿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。

怎么会搞错呢？她在记忆中苦苦搜寻，和张仁结婚后，对他一心一意，从未出轨，可孩子怎么就不是张仁的呢？桑蕊惶恐不安，她偷偷瞅了一眼张仁，以他的凶狠劲，自己无端端给他戴上这顶绿帽，他怎会轻易放过自己？

可她也无能为力，她实在想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桑蕊浑身战栗，不敢向丈夫喊冤诉苦，怕解释就是掩饰，怕愈描愈黑。她放声痛哭，实实在在伤心，为自己的糊涂，也为自己的冤屈。啼哭间，

她时刻保持警惕，生怕他对女儿下毒手，不时偷偷窥探他的举动。

“你竟敢瞒着我，乱找男人，还生下野种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你出门问问，世上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这般耻辱？老子怎咽得下这口鸟气！”张仁宽长的马脸，由红转青，脸颊上暴出的数粒青春痘也因愤怒涨得通红，鹰钩鼻走位变歪，盛怒之下，他和一头在发情期因找不到交配对象而发狂的野兽无异。

房间角落，刚满三个月的婴儿在小床上沉沉安睡，毫不知晓自己的出生会给她的母亲带来什么样的灾难。

张仁怒吼着冲上前，一把揪住桑蕊的头发，按在床上，抡起拳头暴风骤雨般击打着，桑蕊则闷声嘶哑地哭着默然承受不敢还手。直到桑蕊眼眶发乌，鼻孔流血，他才住手，但还不解恨，到底意难平！他连连朝她身上呸呸吐口水，满脸厌恶，在室内来来回回重复嘶吼：“老子饶不了你，饶不了你！”他双目圆睁，左右探望，定要再拿什么来出下气，方肯罢休。

窗台上，陶瓷盆栽的四盆绿萝，青翠欲滴，依傍着老叶的根茎上新近冒出几片嫩叶——应景桑蕊刚生产。

张仁满怀仇恨的目光落在绿萝头上，绿油油的颜色，和绿帽子雷同。想起桑蕊对它们悉心爱惜，他胸膛里爆发出仇恨的妒火，抡起蒲扇大的巴掌扇过去，这排绿萝应声掉在瓷砖地板上，陶瓷盆摔碎，泥土飞溅！桑蕊见此，后怕地闭上双眼，这可是她新买的绿萝。她收紧肩膀，胆战心惊，不敢想象接下来他还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。

她惊恐地不时盯住女儿，小小的孩子，他该不会？桑蕊打了个冷战，不敢再往下想，顾不得满脸泪水和血水混流着的花脸，压低哭声，紧张地注视着张仁的一举一动。

张仁貌似明了她的心意，大步流星迈向婴儿床。桑蕊不知哪里冒出的力气，麻利地从床上翻身而起，又跃到地上，整个身子扑倒在婴儿床上，双臂环抱婴儿床，恸哭哀求：“不要伤害她，不要伤害她——”桑蕊披头散发，哭喊声凄惨、凄厉。

“离婚！这日子没法过！妈的，这样离婚，太便宜你了！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，除非，你赔偿我！”张仁大约也累了，他瘫坐在地板上，神情痛苦地嘶吼。

桑蕊闻言，停止悲伤，暗中盘算着张仁的话意，她了解爱钱如命的张仁，只要给他钱，这桩丢人现眼的家丑或许就能解决，最可怕的是连钱都不要，那才棘手。“那，你，你要啥子赔偿？”桑蕊揩干眼泪，跪在地上，明知故问。

“精神损失费、青春损失费、劳务费……”张仁细细数来，此时，他的神色渐趋舒缓，面容已然平静。钱，是解他愤怒的药。

桑蕊悄然停止了抽噎，他的话，让她半喜半忧，喜的是，这事总算能解决；忧的是，所谓的赔偿名目繁多，就怕他狮子大开口，自己难以承受。

“我，我，没那么多钱……”桑蕊吭哧半天，才心虚地低头说道。

熟睡的女儿，粉红的小脸蛋上淡淡的眉头紧皱，看得桑蕊揪心，她莫不是也知道母亲的苦楚？

“你有多少，就给我多少！要不是看在我们相爱、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就去法院告你，让你这不要脸的贱货名声扫地！到时候，不光要赔钱还得坐牢！”张仁悻悻然冷哼，眼泛冷光，面色残酷。

相爱？桑蕊听到这个词，顿感滑稽之极，倘若真是相爱一场，他怎会不肯听她解释？还要无休止地精神折磨她？明明晓得自怀孕以来，她没工作、没收入，如此窘迫之下，他还伸手要她赔偿？

“我，我真的没钱。”桑蕊嘴角泛起苦涩的笑容，两人的“拉锯战”已耗费多日了，今天整一天，她滴水未进。好在，女儿懂事，只是昏睡，偶尔醒来，也不哭闹，乖乖吸奶水。

“少来这一套，你还想骗老子？谁不清楚你的过去，你傍过大款，肯定捞了一大笔钱……”张仁愈说愈激动，他冷不丁站起身，满面愤懑不平，宛若一位义薄云天的骁勇斗士。

桑蕊听得心如刀绞，她不再流泪，不再伤心欲绝了，她死死盯着他，仔细地辨认，眼前这个高大威猛、笑起来露出龅牙、阳光健康的男人，是她曾经以为深爱的男人？是她排除万难，一心想和他厮守一辈子的男人？是她愿意将身心全部托付的男人？她惶恐着不敢相认。

张仁还待说下去，包里的小灵通手机不合时宜地嘟嘟嘟叫起来，他狠狠白了桑蕊一眼，掏出小灵通，见到来电显示的号码，流露出一丝轻松的笑。这样的笑，桑蕊从前是最熟悉不过的——两人刚相恋时，他不就是这样笑的么？

他快步溜出门，将门带上，走到桑蕊听不见的远处接听。桑蕊无动于衷，她听完他一通说辞，绝望透顶，她再愚蠢也明白，这个男人，正如桑叶所断言，不能托付终身。离婚，说不定才是最好的解脱，对她是，对他也是。他们到底不是一路人。

桑蕊擤干鼻涕，哭了太久，嗓子嘶哑、鼻子严重不通。然后，她艰难地想起身，才发现腿早已经麻木了。她用力拍打着毫无知觉的双腿，好让它们恢复走路的功能。拖着渐渐有知觉的双腿，她一步一步挪向厕所，她要洗把脸，让头脑清醒，才好与他正式谈判。

张仁接完电话进屋，只听得桑蕊说道：“我没有多少钱，只有这点，你全拿去好了。”她转身从贴身的钱包里，一张一张费力地

掏出所有的卡，哗啦啦抖落在地。

只见银行卡、洗头卡、美容卡、购物卡、消费卡、不知名的读书卡等，五花八门，散落一地，可真正值钱的就三张银行卡。

张仁一怔，毫不客气，探身捡起三张银行卡，手指弹着卡面：“密码？”面有掩藏不住的喜色。

“你的生日。”桑蕊说完头也不抬。

张仁的脸色凝重起来，他掂量着三张银行卡的分量，思索良久，甩下一张银行卡在地上：“我就放过你，我们这些人，都不是绝情之人，留一张给你，就看你的运气了。”

桑蕊面无表情，嘴唇翕动着，却无话可说，说什么呢？谢谢他？谢谢他手下留情放她一马？还是谢谢他离开她？

“给你一个月时间，搬走，办离婚手续！”张仁说完，将银行卡小心翼翼塞进自己的钱包，拎包走人，步伐轻松，门也懒得关。

桑蕊如释重负，无力瘫坐在床沿上，泪水纵横，爬满脸颊，无声悲切。窗台一片空荡，她不太适应，才想起遭罪的绿萝，赶紧擦拭泪水，下了床，半跪在地，清理受伤的绿萝——清理受伤的自己。

窗外，城市夜景，繁华如斯，绚丽多彩。小婴儿在这时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——她饿了。

二

三年前，坐在酒店大堂经理位置上，桑蕊满足而欣喜，中式风格的这家国际知名五星酒店，内部装潢古典高雅，柔和的光芒铺洒

均匀，使人顿有宾至如归的愉悦感受。

她终于成了一位都市丽人，曾经，她以为痴想妄想的，已然成现实。桑蕊兴奋激动，难以自制。

都说桑家沟出女将。

十七岁那年，桑蕊和一帮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挤在夜总会“白象”包房内，她们或坐或卧，或站或倚，有些放肆地说着笑话，有些揽镜自照，描眉打鬓。

桑蕊靠在窗边，她没化妆，一头及肩的黑发，在发尾松松地系根白色丝绸发带，上身是她自个儿编织的贴身黑毛衣，穿了桑叶借给她的黑丝绒开叉包臀长裙，黑色细跟鞋，在一堆桃红柳绿的女人中，朴素扎眼，素雅醒目。

“咦，依涂什么牌子的口红呢，蛮漂亮咯。”一把拿腔捏调的吴依软语飘来，桑蕊的鼻尖不由分说嗅入一股刺鼻的香味，她舔舔嘴唇，认真分辨：“没，我没擦口红。”说话的是顶着一头大波浪卷发的上海妹，她叼根细长的女士烟，拨开众人，挤到桑蕊近前，大有要一较高下之意。桑蕊并不畏惧，抬眼看她，狭长的丹凤眼，眼盖上涂抹着紫黑乌亮的眼影，唇色暗紫，唇膏肥厚欲滴，高耸的颧骨上晕染一片桃红，看上去有几分凶相，可在这凶相之外，又有几分风情的诱惑。

“哎哟，人家大姑娘的水色肯定好哇，我们刚出道，不也这样么？有啥稀奇！”身后是重庆女子别号“甜辣椒”的四川话，放鞭炮一般，噼里啪啦，快、准、狠。

桑蕊佯装没听见，堂姐桑叶出门前，再三叮嘱她，初来乍到，不要乱开腔得罪人。

“哼，果真是有几分姿色，怨不得是桑叶的妹妹，那个小妖精，

老抢我的客人，今天，她没来？”上海妹围着桑蕊慢悠悠转了一圈，上下打量一番，目光不甚友好。

桑蕊稳稳站直身板，决定不动手，不说话。桑叶的话，她都记得呢，夜场上班的女孩身份复杂，出门在外，和气生财。

“就是，那婊子最爱耍花招，也把我的客人拉走了，咦，今晚，她没来？”重庆“甜辣椒”也趁势煽风点火，桑蕊见来者不善，后怕地退后一步，她想好了，实在不行，今晚就当白来了。

眼看着“上海妹”“甜辣椒”慢慢逼近桑蕊，其余人等个个隔岸观火状，自动让出一条道，桑蕊脸色微变，一步一步退向墙角。

“站好，站好，客人来选小姐了！”上了年纪的妈咪，浑身黑色职业套装，如天降神兵，手里抓着对讲机，踩着极细的高跟鞋，摇摇晃晃迈着猫步，过来训话。

原本乌烟瘴气、硝烟弥漫的人群立马鸦雀无声，桑蕊暗中松了口气。身旁的女孩们个个挺胸收腹，扬起不高贵也不美丽的头颅，等待检阅。

门口，一位个子不高的年轻黑脸胖汉，腋下夹着公文包，不苟言笑、故作正经地审视一圈，目光如苍蝇般落在桑蕊脸上趴着不动，浑身黑衣的桑蕊神秘中有丝哀伤，她努力昂头，投他以微笑，笑得不太自然，是乡下人遇见陌路人的笑：毫无城府的真诚。

胖汉是易荣，个头不高的广东男人，今晚，他接待一帮朋友，在1992年的经济特区，饭后到夜总会喝酒找小姐也成惯例，他成了常来常往常熟的夜场豪客。

妈咪看上去和他很是熟络，又或者妈咪和有钱出手大方的任何客人都很熟络。她拉着他手，笑眯眯附耳嘀咕：“新来一位女孩，从没干过这行，说不准还是‘处’呢，我特意留给你。”易荣面上

不惊不喜，掏出长方形墨绿真皮钱夹，摸出几张钞票塞给妈咪，闷声发问：“人呢？”

“100号！”行如企鹅、胖得喜庆的妈咪接过钞票，脸上笑开花，“100号！”她扯起粗哑的嗓门向女孩堆里连声高叫。

100号是桑蕊的工号，她下意识再次确认胸前佩戴的工牌，定定神，穿过不屑地冷哼，羡慕的啧啧声，来到胖汉身旁。易荣见到桑蕊，老相识般拉过她的手，搂住她纤腰，进到芳香袭人的包房。

半年前，桑蕊还在工业区的一家电子厂上班，流水线上的作业，重复、单调、枯燥。她原本是投奔堂姐桑叶，按照地址摸索而来，可桑叶早就不在这片工业区了，也没人知晓她的下落，找不到桑叶，桑蕊只得先进工厂干活赚钱。

“你真是第一次？”易荣包下桑蕊，带她到酒店开房，洗漱完毕，他不急于上床，披着浴袍，跷起二郎腿歪坐在沙发上抽烟，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问她。

桑蕊在浴室内磨蹭着，不愿出来，又不能不答他，支支吾吾：“哦，算是第一次吧。”

“那，你是‘处女’？”易荣正用一根牙签剔牙，似信非信，风月场蹉得多，多少久经欢场的女子都会说自己是第一次，这第一次，他也不会太当真。

桑蕊听他这般直白问话，触及心事，发狠不言语。

“是不是啊？”易荣的问话不紧不慢传入桑蕊耳内，她思索片刻，横竖躲不过去，裹了浴巾，哐当拉开门，倚靠在门框，“不是。”笑盈盈望着他，不拿这事当甚大事。她这无谓的态度，易荣始料不及。半是失望半是欣慰：起码，她和夜场的其他女孩还是有所差别——她不撒谎。

在工厂打工不满三月，桑蕊就失身于同厂的水电工程师宁松，宿舍的湖南女工们讥笑她，想念书念出大肚子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
受到白眼奚落，桑蕊全然不争辩，照常上班。在厂里，坐在空调房吹冷气接听电话的女文员，最令桑蕊羡慕。当文员，得有文凭，桑蕊没有，她渴望读书上大学，想得都发痴了，流水线上有废弃的牛皮纸，桑蕊捡起来，在上面写写画画，她想念书，全生产线的女工们都知道，哪有那么容易，想念就念！

相貌丑陋的中年工程师宁松在食堂吃饭，听到众女工的议论后，他拦住下班的桑蕊，说他能让她念书，但有条件，桑蕊信了，就跟他走。

不过数天，这家伙就被老板炒了鱿鱼，原来是他偷拿工厂材料去卖被发现，遭到警告后再辞退，他知道自己工厂干不长，才故意哄骗桑蕊这个不谙世事的工厂妹。

一月有余，桑蕊在宿舍干呕不止，有经验的湖南妹断言：“阿蕊，你要遭罪了。你怀起娃娃了！”湖南妹不忍欺骗她。

“噢。”桑蕊没有别的女人呼天抢地的哀号，她神色淡漠地坐在铁床边，“阿蕊，你吃好大的亏，好憋。”湖南妹撇嘴叹息，桑蕊还是不说话，一阵倦意涌来，她爬上床，困觉去了。

次日，桑蕊睁开眼，“姐！”桑叶从天而降，她穿着尖尖的高跟鞋，笃笃笃地走来走去。

“待在这种地方，纯粹浪费青春！还不快走？”不等桑蕊回话，桑叶动作麻利地替她收拾好衣物，桑蕊一骨碌爬起来，刷牙、穿衣，跌跌撞撞绕过坑洼不平的地面，快出工业区大门，抬头仰视鸽子楼房的上空，狭小逼仄，她没半分留恋，决然离去。

第二次见面，易荣带桑蕊到明亮洁净的星级酒店大堂吧。

桑蕊第一次来这样的场合，明显不适，她勾着头，面颊红润，羞惭，缩在沙发的角落，搓手无措，托腮不是，叉腰更不是，索性规规矩矩放至双腿上。

易荣被她这纯真、自然的模样所吸引。他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仔，初中未毕业就做走私生意赚钱。

“想喝点什么？”易荣扬手，啪，打出响指，穿着黑色燕尾服、系蝴蝶结的服务生快步到他身旁，半躬身，双手递上酒水单。他的生意全靠了在海关当副职的舅舅，收费料、报关，暗含众多猫腻，才有大利润，支撑他一应铺张开销。

“我不晓得喝啥子呢。”桑蕊害羞地笑着推开酒水单，脸色微红，说着夹生的普通话。

他凝望她的脸，内心竟然有股莫名的欢愉冒上来，见惯了八面玲珑、善于周旋的漂亮女子，桑蕊，清新不做作的桑蕊，真如田间生长的一株桑树，自然本真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“那就来一杯木瓜牛奶，这可……”他原本想说是丰胸的，迎着桑蕊纯澈的双眸，他说不出平素与女孩子们逗趣的这些玩笑话。

那晚之后，易荣连续几天都去找桑蕊，连桑叶都替她高兴：“桑蕊，这个男人喜欢上你了，趁热打铁，赶快下手抓钱呢。”桑蕊笑而不答，她总是这样，不那么大惊，也不那么大喜。

今晚，桑蕊闷闷坐在酒店房内，这个点上，就剩下她与几位女孩没被客人选走，胖妈咪走过来，教她：“怎么，易生没来？快呼他，说你想他。”“我，还是算了，这几天，他可能忙。”桑蕊犯难了，她不愿意他老来这地方花钱，再说，他私底下给过她钱，要她请假不来上班，当面她答应了，回到住处，说给桑叶听，却被好一顿笑：“男人的话，信不得，上班赚钱去，少一天，就少一天钱呢，多划不来！”

桑蕊只得顺从桑叶，可她土眉土眼，也不会说话，并不讨人喜欢，这几晚，她都坐冷板凳，连妈咪也替她急。

“哎哟，才几天呀，真当回事了，都为人家着想了，傻妹呀。一天是‘鸡’一世就脱不开身了，当婊子就得无情，才能赚到大钱，看看桑叶！”胖妈咪白了桑蕊一眼，苦口婆心一通大道理，见桑蕊不为所动，扭着丰臀悻悻转身。

桑蕊垂头不语，她不是听不进妈咪自以为好心的一番话，可她没想过要一辈子干这营生。只盼望着有客人带她早日离开这里，脑海间闪现易荣的胖脸，倘若是他也是可以的，可是，她没把握。

窗外，高楼林立，陌生的繁华，她已逐渐熟悉。桑叶，桑叶自小就比她聪明伶俐，她比不上她，也不愿意比。

她流着清鼻涕起，就跟在堂姐桑叶屁股后头，洗衣煮饭，上山割猪草、下河放牛、钻林里抓竹叶子烧柴，腊月里，学打毛线、扎花纳鞋底，这是桑家沟的女孩嫁人前都得会干的活路。

桑蕊不笨，就是不那么灵巧，明明有顶针，还是常被针刺破手指肚；割猪草也是，不上心，人家桑叶一到河边，低头弯腰，淹没在齐人高的嫩绿“鹅浪草”中，唰唰唰，只听镰刀霍霍响，没多大工夫，就有满满当当一背篋猪草。

桑蕊是乡下人骂光会耍嘴皮不勤劳做事的那种“白嘴”，她干活就开小差，不是看天上流动的云彩发呆，就是扔下镰刀，去抓飞舞的蝴蝶。挨到天黑，她的背篋只有半背篋杂草。回家，就遭到父亲的一顿拳打脚踢。桑蕊嗷嗷大叫干号着，左邻右舍闻之不忍，跑来劝说，天长日久，桑蕊父母也习惯了她这不成材的德行。

可桑蕊读书的成绩顶好。好也没用，她是女娃娃，横竖要嫁出去，桑家祖辈习俗就是重男轻女。

桑家在这山沟算是大户，他们赖以生存的是种桑树养蚕。每年靠了这蚕茧，娃娃的读书学费、地里的农药化肥费，基本就能维持走。

桑蕊以为她这一辈子都得和桑树纠缠不清了呢，世事难料，她的堂姐桑叶，有一天，突然从村里消失了，此后，每月邮局就会有一笔汇款给桑叶的父亲，村里人眼红得很，包括桑蕊的父母。

春节，堂姐桑叶回来，排场颇大，惹得全村人轰动，节后，村里一大半的女娃都跟她出去“赚大钱”了。

桑蕊死活不肯去，哪怕被父亲用桑条打得满地打滚，好歹熬过一年。桑蕊高二时，母亲突地一病不起，那年夏天，村里涨洪水，一年的庄稼白忙活，家里没了收入，桑蕊再没理由厚脸念书了。她将母亲给的三百元缝制在内裤边角，背着软塌塌的书包，里头胡乱塞了几件换洗衣服，随了母亲娘家人王二流子，在瓢泼大雨中上了去省城的公交车，一路颠簸，换火车，倒客车。

“你在咋子哦？”桑蕊双手抱胸，冲着外面的风景正发愣，肩头猛遭人轻拍，如受惊的小鹿，回首撞见脸蛋喝得红扑扑的桑叶，环顾四周，房内的其他女孩都走得没影了。

“你先回嘛，这个时候了，不会有客人来，我今晚要出台。”桑叶喷着酒气，一把解开脖子上的花色丝巾，扯下船型红帽，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说酒话：“他妈的，这些臭男人，这样对待空姐，看来，这空姐也没啥稀罕的，也就是个空中服务员嘛！”

“我陪陪你。”桑蕊挨着醉意深沉的她，安静听她发泄。桑叶有固定的香港男朋友，每月有生活费给她，趁男友回港，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上班，每晚不同身份、装束，忽而护士，忽而学生妹，忽而贵妇，仪态万千，博得最受客人欢迎的小姐名号，妈咪喜欢她，常以桑叶为表扬对象，要其他女孩学习。

桑蕊学不来，她固执地用自己的观念劝导桑叶该专心相待香港男友，桑叶正埋头在笔记本上唰唰唰快笔游走记录客人的电话号码，见桑蕊较真，她撂下笔，望着天真的桑蕊，恍若当年的自己，她幽幽嗤笑：“你在这里待久些，见多些男人，说不准，比我还花心呢！”

桑叶刚来上班，遇见一位年轻帅气的香港客人，对她很大方，相处一周后，客人给她买机票要她出去玩几天，说是等他下次从香港回来就让她做他的女朋友。桑叶乐不可支，听话地乖乖出去游山玩水，想着即将成为香港人的女友，衣食无忧，可不潇洒快活，令其他姐妹羡慕？

现实粉碎她的春梦，待她归来，香港男人早领着旁的小姐唱歌吃夜宵，她上前质问，渣男根本视她为傻妹。领受了这番当众羞辱后，桑叶自此绝了心，断了情，发狠不再天真幻想，以赚钱为终极目标。所有的甜言蜜语，温言软语，都冲着客人们的荷包，反而引来一群男人，对她大献殷勤。

她算是看透了——或许来寻欢的客人们，本来也不要感情，他们要的是买卖的乐子，谁也不欠谁。

“你乱说呢，我才不会！”桑蕊自信满满，纯净的眼眸里闪现出美好的希冀。

“你还没被骗够么？”桑叶咽下这句话，她陪桑蕊到医院做手术时，桑蕊也是奇怪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一声痛也不哼，难道她就不恨那个弄大她肚子的男人？桑叶不问，桑蕊在床上躺一天后，就下地了，乐呵呵没事一般。

桑叶不怪她，她是还没让人伤得厉害呢，人啊，须得自个儿去经历，去撞墙，疼了，痛了，就清醒了，这，远比说教有用得多。

“阿叶，阿叶”房外有男人的公鸭嗓门在尖叫。桑蕊耳尖，忙

啪地在桑叶的肩上打一下：“快，客人在喊你呢。”

“慌什么，男人嘛，就得要他等等呗。要不然，心急哪个吃得热豆腐？”桑叶不以为然，慢吞吞坐起身，从包里掏出圆镜补完妆，朝桑蕊嘟起红艳艳的嘴：“好看不？”

“太好看了，像香港明星。”桑蕊捂嘴轻笑。

“NO，不是像，人家本来就是香港明星，天生丽质呀！”桑叶捏了下桑蕊的腮帮，表达不满，起身认真纠正。

“是，你就是桑家沟的大明星！”桑蕊拍着巴掌，点头承认。

“哦耶，这才是好姐妹嘛！”桑叶摇摆着柔软的腰肢，做出千娇百媚的姿态，扭到门口，返身回眸一笑，顺带送上飞吻一枚。桑蕊哭笑不得，隐隐觉得桑叶变了，变得让她既爱又怕。

空荡荡的房间，就剩下她。夜已深，耳边灌满包房内客人们鬼哭狼嚎的夜半歌声，桑蕊失落透顶，说不上缘由，她快然不悦地走出霓虹灯变幻不定的大拱门。刚抬脚下楼梯，眼尾瞥见易荣的车，心里咯噔一下：他来玩了，没找她。转念一想，应当庆幸呢，她是答应他，请假不上班，正好错过。桑蕊失望之余又有些小开心，她决定假装没看见，招手搭上一辆摩托车快速驶向夜色。

桑蕊前脚刚走，易荣后脚就出现在“白象”大门，他把车借给表哥林海了，这段时间，他忙着在外地办事，才回来，表哥用手提电话联系他，一起吃夜宵，他想到了桑蕊，也想看看她是否听他话，果然如他所料，她不在。

桑叶今晚陪的客人就是易荣的表哥林海，一脸倦容的易荣走进房内，她便使出她的招数：“唉哟，易老板，怎么才来呀？我妹妹想得你好苦哦！为了你，她都不坐台了，啧啧啧，这份痴情，也就是易老板你才有这个本事呢。”桑叶有心要成全桑蕊，那个只想读